

<<女体和国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女体和国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1344161

10位ISBN编号：7501344167

出版时间：2010-10

出版时间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作者：洪涛

页数：28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女体和国族>>

前言

首先，我想来个开门见山，解释一下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：第一、“女体”，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有：“[绛珠仙草]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。

”本书书名用“女体”，却是比喻，指译者的处境仿如缺乏保护的女性身体，易受强人的凌虐。

这也不是我标奇立异，学术界原本就有“翻译是女性”、“译者是奴仆”等比喻。

本书的任务就是要保护遭人蹂躏的译者。

“女体”的另一层比喻意义是指《红楼梦》译者如霍克思（David Hawkes, 1923-）的角色是生产性的（productive）和创造性的（creative），而不是一味“克隆”、依样画葫芦。

本书的后半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证据，前半也举了译者营造新词的例子。

第二、“国族”是指翻译活动和研究中强烈的“国家民族”意识、“我族文化中心”意识（甚至是民族主义），也代表异族异文化主力在翻译领域中的作用。

尤其在“大国崛起”的背景下，文化身分和文化特色更被视为翻译的本质，不可或缺。

第三、“跨文化移殖”借用colonialization（殖民）的意念。

《红楼梦》英译，是汉译英，译者必须处理东西文化的差异，因此翻译工作涉及跨文化移殖。

译者居中做了甚么具体的工作（或没做甚么），值得我们关注。

更令人感兴趣的是，评论《红楼梦》英译的人，多为中国学者。

<<女体和国族>>

内容概要

《女体和国族：从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（繁体版）》的任务就是要保护遭人蹂躏的译者。

“女体”的另一层比喻意义是指《红楼梦》译者如霍克思（David Hawkes, 1923-）的角色是生产性的（productive）和创造性的（creative），而不是一味“克隆”、依样画葫芦。

《女体和国族：从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（繁体版）》的后半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证据，前半也举了译者营造新词的例子。

第二、“国族”是指翻译活动和研究中强烈的“国家民族”意识、“我族文化中心”意识（甚至是民族主义），也代表异族异文化主力在翻译领域中的作用。

尤其在“大国崛起”的背景下，文化身分和文化特色更被视为翻译的本质，不可或缺。

第三、“跨文化移殖”借用colonialization（殖民）的意念。

《红楼梦》英译，是汉译英，译者必须处理东西文化的差异，因此翻译工作涉及跨文化移殖。

译者居中做了什么具体的工作（或没做甚么），值得我们关注。

更令人感兴趣的是，评论《红楼梦》英译的人，多为中国学者。

<<女体和国族>>

作者简介

洪清，原籍福建。

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、哲學碩士、哲學博士。

曾在香港大學擔任導師，在香港城市大學擔任講師，在香港浸會大學兼任碩士課程客席教授，目前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。

中國《紅樓夢》學會常務理事。

研究重點為：詮釋方法、明清小說、漢籍外譯、話語分析等方面，發表學術論文近100篇，可分為五個系列：《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》、《紅樓夢英譯評議》、《紅樓夢譯評之研究》、《四大奇書英譯評議》、《四大奇書變容考析》。

各系列將陸續整理結集成書(其中《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》已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，獲得好評)

翻譯并出版書籍、詞書共三種：《英語文法新解》(香港：朗文出版亞洲有限公司，1995)、《英語文法與表達技巧》(香港：朗文出版亞洲有限公司，1997)；與友人合譯《牛津進階英漢雙解詞典》(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，1998—2005)，由初版至三版增補本，前後幾個版次。

<<女体和国族>>

书籍目录

凡例 導論(代序) 參考資料 商榷篇 “保衛譯者”：高校學者《紅樓》譯評的諸種問題 關於“異化”手段的討論 《紅樓夢》譯評與期望規範、解構主義翻譯觀 一、引言 二、前人對Nibbansday的理解和評論 三、臘八日即“佛成道日”，成道涅槃即nibbana 四、臘八粥與灌佛日、浴佛日 五、關於nibbona, nirvOna與佛經翻譯 六、翻譯評論中的“期望規範”(Expectancy norms) 七、從解構主義的翻譯觀看霍譯《石頭記》 八、餘論：異化翻譯與所謂“文化霸權” 關於“扭曲了原文的形象”：譯法的“曲”與“直” 女體和國族：論《紅樓夢》翻譯評論中的研者視角與詮釋暴： 一、引言描述篇“詮釋者”：《紅樓夢》翻譯方法與操纵現象參考資料 后記

<<女体和国族>>

章节摘录

所谓“目标取向”，是指重视翻译活动如何受到目标语文化的各种规范约束。规范因时因地而异，译文也可能带有明显的社会、文化、时代特征，未必忠于原文。

然而，正如其它学者指出的那样：评论界近年对“异化论”多所推崇，要求译文忠于原文，在译文中保留异国特征。

在中国，这种思潮可能与“大国崛起”的论述背景有关。

因为不少人主张翻译《红楼梦》就是要把中国文化“原汁原味”地推介到国外去。

笔者疑心：一面倒的“异化论”兴许是来自译坛的“强国”和音，也属于“国族论述”、“国族建构”（nationdiscourse, nation-building）？

杨译本的某些直译，在新思潮席卷学术界的情况下，成了“异化”的表率，受众人高捧入云。

四处都有人在那儿鼓吹“直译加注”、“直译加注”、“直译加注”，“忠实地再现原意”（其实直译加注会减少原著的诠释空间、减低读者的兴致，也是“不忠”）。

有时候，霍译也因不够直译不够异化而遭受劣评，甚至斥责唾骂。

令人大感意外的是，大概评者已认定霍克思有“归化倾向”，所以，霍本中的忠实翻译，有时竟被人视为归化，例如胡翠娥即如此。

（参看本书“商榷篇”。

）

<<女体和国族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